

■ 开启乡愁

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，充满了童年记忆的故乡总是美的。在都市满目的水泥丛林映衬中，脑海中那些低矮、拥挤的房屋和泥泞的小路的记忆一定是删除了当时的肮脏与不便，只余美好。

黄根裕对故乡有着深厚的乡愁，习画数十载，他最喜欢的还是带上一支钢笔和速写本，到远的近的江南古镇采风，奉贤的庄行、青村等古镇，崇明、南汇的古镇都留下过他的足迹，浙江南部丽水的古村落他也时有涉足。

“坐在河边，用钢笔勾勒着那些老屋充满美感的线条，总感觉回到了往昔。”黄根裕感叹。他的钢笔画作品《江南早春》就反映了他儿时生活的意境，春江水暖，绿树成荫，妇人从青砖黛瓦的老屋前拾阶而下，到溪边濯衣。

今年59岁的黄根裕自幼喜爱绘画，在故乡奉贤金汇古镇是有名的小画家，从小学到中学，美术画廊、黑板报都是他一手承包。后师从著名画师学画，年仅20岁画作便入选上海“江南之春”画展。在掌握了水粉、国画、版画等多种创作技法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被一册外国风景钢笔画深深震撼，画中细腻的线条和独特的意境强烈地冲击着他的眼球和内心。从此，一支钢笔成了他最好的伙伴。凭借深厚的美术功底，黄根裕在钢笔画领域很快崭露头角。2003年，他的钢笔画作《月是故乡明》入选第十二届上海“江南之春”画展，2007年11月，描绘故乡金汇镇风貌的作品《江南古镇万家春》荣获上海群文美术大展入围奖，2010年9月，《江南绍兴临河人家》《盼》两幅作品同时入选全国第四届钢笔画画展。至今，他已有100余幅钢笔画精品力作，并加入了中国钢笔画联盟。

说到《江南古镇万家春》(145cm×62cm)，这既是他最得意的三幅钢笔画巨作之一，也是他凭记忆和想象在画纸上复原故乡的乡愁系列开端。

■ 追寻记忆

奉贤金汇古镇是他出生、长大的地方，在这里他度过了最幸福的童年时光，镇上一条条小巷、一条条河浜、一座座房屋，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儿时的记忆愈加深刻，时常梦回故乡，看到顽皮的自己和同伴在河中游泳、嬉戏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去摸螺蛳，路过人家菜园时看到黄瓜熟了，就顺手掰一个来吃。

“那时候菜园都没有围墙、篱笆，街坊邻里之间非常融洽，谁家煮了汤圆、馄饨，都会端一碗送给邻居尝尝，特别有人情味。要是有人一个月没回来，走在镇上无论碰到谁，都会把镇上发生的事情给你讲个遍。”黄根裕回忆。

可惜，上世纪70年代金汇古镇在开河的过程中，被整体拆迁，古镇大部分消失了，黄根裕家的老宅也在这时消失了。

2008年，黄根裕在创作时突然兴起一个念头：他要把逝去的故乡、老屋和儿时的回忆活生生地展现在画纸上！他想象中的画面，当如《清明上河图》那样，看得到当年的街坊，听得到小贩的叫卖，闻得到灶间的饭菜香。

他一次次回到金汇，而当年古镇的遗存仅剩两棵老树和一处民宅，其余则充斥着现代建筑，“根本找不到古镇的感觉”。黄根裕遗憾之余，更加坚定了用画作还原家乡风貌的意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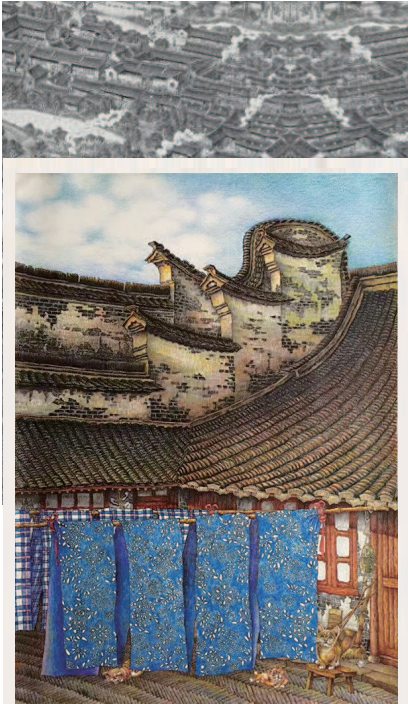
凭借儿时的记忆、搜集到的史料和老人们的口述，黄根裕用半年时间，终于绘制成他心中的故乡。这幅画不仅寄托了他的乡愁，更由于精湛的技艺和丰富、生动、详尽的写实性画面，立即引起共鸣。

■ 第二故乡

时隔6年，老友奉贤区史志办主任丁惠义对黄根裕的这幅画记忆犹新。

丁惠义在奉贤生活了几十年，研究奉贤历史，他始终遗憾历史悠久的奉城古镇没有一幅全貌图。2014年，借古镇开发之际重新整理资料，他突然想到黄根裕的《江南古镇万家春》。

史书有记载“明洪武十九年(1386年)筑青村堡，置守御千户所御寇，建有周长百里，墙高二丈五的城墙”。明正德《松江府志》记载“青村城在金山城东一百里，周围六里，高二丈五尺，池广二十有四丈，深七尺余。城门四



本报记者 姜燕

在用各种方式还原乡愁的记录者中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奉贤籍钢笔画画家黄根裕是很特别的一个。十余年来，他用巨幅钢笔画还原了自己儿时生活过，而今已然换了模样的金汇、奉城和南桥等古镇。2米长的画卷中，街市繁华，人物生动，传神再现。设若画纸魔幻般地消失，人们可能便即刻穿越，成为画中人。



上各有楼，外各有月城楼四，敌台十有一，箭楼二十八”。史志叙述的青村城，就是明朱元璋委派的信国公汤和督造的奉城古镇。这个古镇集政府、庙宇、学署、祠堂、城隍庙、民居于一体，四周有坚实的围墙。然而，这座古镇在1937年遭到日军海上来袭的炮火狂轰滥炸，毁于一旦。残余建筑也都在日后的岁月中被陆续拆除，仅被修缮过的北门和佛阁庙留存于世。

“我马上跑到他画室，问他有没有兴趣，把古城画出来。”丁惠义说。这个建议一下子燃起黄根裕的乡情。奉城是他母亲的家，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，每年寒暑假，黄根裕都会跟着母亲到外婆家玩，他对奉城大街小巷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金汇。

两个老友一拍即合。丁惠义给他找来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期的奉城城区图和局部图，上面标着县府、文庙、言子祠等标志性建筑和街道的位置。

黄根裕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这幅画的创作，他想要的画作肯定不是刻板的沙盘，更不是古镇的平面图，他要的是记忆中那座气派繁华、活色生香的古镇。

■ 六访古镇

丁惠义陪他去奉城古镇实地考察了一次，在后来的创作中，黄根裕又六赴奉城。他带着相机、速写本和记录本，跑遍了残存的古镇遗迹，量出各式房屋废墟的长宽高，推想出建筑原来的模样。

“现在去要跑到各个角落看，街上的民宅都改造了，角落里的几个大户人家还在。”黄根裕说，一进弄堂，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又来了，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没有粉刷的青砖露在外面，瓦片上的灯草和墙根的青苔都还在。



“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在奉城镇上到处逛街，爬到土城墙上玩，城墙的包砖都没有了，夯土还在。城墙高得很，当时看下面的房子密密麻麻的，记忆特别深刻。”黄根裕回忆。他的表姐还在奉城里住，当时舅舅还健在，他告诉黄根裕很多关于古城的细节，比如南城门外的大树下的一口古井。为了画出县衙门的细节，他还特意去了崇明一处保存完整的县衙遗址写生。

走街串巷的过程中，黄根裕得遇几位80多岁的老人，看见他手中的记录本，老人们热心地讲起古城的历史。“他们告诉我，官员都是从西边的水路过来，到西门水桥下船，一直向东，进入到县衙。还说到奉城很重要的一条街就是奉贤街，街上有城隍庙、言子祠，每次庙会的时候，就会搭起一个个的台子，唱戏、杂耍，各种各样的表演。”

他决定将画的主题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农历九月初二庙会，这天古镇城里城外赶来赶庙会的人川流不息，各种演艺活动，嫁闺女娶媳妇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凡。

花了大半年搜集资料之后，黄根裕终于铺开了画纸，而在准备的过程中，他也始终在打着腹稿，构思画作的布局和起笔。

■ 泼洒亲情

无乡愁不落笔。在奉贤南桥镇清幽的画室中，黄根裕展开画桌，铺好画纸，在铅笔画好线条构图的画面上，找准奉城古镇南门的位置，轻轻地落下第一笔。这是他每次和母亲回外婆家进入奉城前第一眼看到的地方，是他最熟悉的情景。如同他创作《江南古镇万家春》一样，最先找到了自家老宅的位置，画下第一笔，由此铺陈开去。

在绘制脑海中逝去的家乡时，他既是辛苦的，又是幸福的。他一次又一次重温了儿时享受的母爱和外婆的温暖，重温了孩提时代在古镇中无忧无虑的时光。他说，画金汇的时候，好几次停下来，回忆镇上的老人。画到某一条街某一间民宅时，他好像从大门里看进去，又看到那几个老人聚在一张八仙桌边喝酒，后面的木头隔板上是剥了蟹钳取出的白翅做成的蝴蝶；还有箍木桶的孤独老人，总是在一盏低垂的灯下箍着木桶。“记忆中的这些情节是永远抹不掉的。”

他在这幅充满乡愁的画作中融入了绵长的思亲之情。画面中，镇上一户富裕人家嫁闺女，四名轿夫抬着花轿走出南门，乐手们吹着唢呐，亲人们竖起竹竿，放着鞭炮。码头边，迎亲的红船装满嫁妆，已等待许久，喜庆的场面呼之欲出。而这正是黄根裕想象中母亲出嫁的场面，当年母亲就是从奉城南门抬出，上船走水路嫁到了金汇。

他始终认为，没有感情是画不出这样的奉城古镇的。

■ 纤毫毕现

黄根裕一丝不苟地绘制着这幅寄托了他无限乡愁的作品，他整整用了两年时间，其间丁惠义多次到访画室看画的进程，得到的答复都是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还有哪里画不好”。在创作中，他多次停笔。只要脑海中对一个场景的感觉是模糊的，他就一定会停下笔来，到实地去看，看个透想个透，再回来重新动笔。他要画出来的作品，让镇上的老人一看，马上就会有同感，说一声“哎哟，这里是我家，那里是牌坊”。

《九月初二奉城古镇庙会图》(200cm×

110cm)问世后，沪上媒体争相报道。人们津津乐道画中的场景：从南门至北门及各个十字路口边的商店都开门大吉，店伙的叫卖声，孩童的奔跑叫喊声，不绝于耳。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入各家店铺，挑选着上海来的洋火、百雀灵、正宗老牌香烟；从吊桥入城后的主干道上，有搭台唱戏的，有耍拳卖药的，有舞龙舞狮的，有大小滚灯表演，还有西洋镜和皮影戏。城门头上贴着“苏州评弹”“牙医”“中医”“药房”“止痛膏”和“寻人启事”等广告，一些人正伸长脖子，踮着脚尖在看。

南门(镇海门)城墙门楼是重檐二层回廊式三开间门楼，显得高大、雄伟、威严。东门(朝阳门)、北门(拱辰门)、西门(阜成门)镇守各方，无论站在哪一个门楼上俯视内里，衙门、祠堂、文心阁、庙宇、文昌阁、城隍庙、学署、各式民居鳞次栉比，一切都在画中复原。

城隍庙一带也相当热闹。城隍庙、财神庙、灶君庙、同善堂、节孝祠、言子祠在西北角构建起的三大建筑群，这是供老百姓烧香拜菩萨、年初接财神的好地方。石牌坊后的大戏台当时正在演出戏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场地上人头攒动，还有不少人流陆续从北门外走来……

画中生动的细节更在小处，城墙边的排水口，船的样式，民居甚至茅厕都各不相同，城中多地袅袅升起的炊烟也是黄根裕的匠心之作，仅炊烟飘起的样式，他就设计了许多稿。

■ 同根同源

近两年，黄根裕再受丁惠义所托，绘制了黑白与彩色两版的《南桥源——鼎丰开市图》，此画曾入选2019年第十届上海美术大展。鼎丰酱园厂是许多奉贤人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，鼎丰乳腐、酱油、老白酒、米醋和甜酱的香味曾经飘荡在奉贤家家户户的灶间。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升级，鼎丰已迁往新址，旧址遗留的建筑区域重新设计规划，成为奉贤的网红地标。鼎丰酱园150多年的变迁史也正是南桥源起、兴盛的历史，绘制这幅图对品味南桥、理解南桥意义非凡。

这幅黄根裕再次投入情感与心血的作品中，还蕴含了许多南桥人的乡情。落笔前，黄根裕走访南桥古镇92岁的老人赵仁予，老人家喜爱历史文化，南桥每一户商家的名字和位置他都了然于心，他还画了解放初期南桥镇商铺的平面图，将每家店铺的名字都标注得一清二楚。河边最有特色的一处建筑，黄根裕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照写生，丁惠义也曾抱着儿子以它为背景留过影，但直到它被拆掉，两人从不知道它到底是派的什么用场，还是赵仁予老人解开了个中奥秘，原来这是一家医院，名为“剋钟”。

创作完成之后，黄根裕和丁惠义为它的题名绞尽脑汁，却总不满意。丁惠义灵机一动，求助万能的朋友圈。南桥文化圈为之沸腾，大家纷纷献计，最后奉贤高级语文教师、散文作家高明昌一锤定音：鼎丰开市图。而画卷上的题字，是特地请奉贤区美术家协会主席蒋辉尧赐的墨宝。跋序由丁惠义拟定：“鼎丰自清同治年间迁往南桥，与南桥结缘150余年，南桥因厂兴镇，鼎丰因水旺市，鼎丰之地可谓南桥之源也。”

文明的推进总是会带走许多令人不舍的过往，对故乡的记忆是人们共情的根源，对黄根裕等人而言，这早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，而是悄然附着于心的使命与牵绊。